

致唯刚先生

副刊记者转唯刚先生：本来我没有看每日新闻的资格，因为没有这三分钱。今天，一个朋友因见到五四纪念号先生一篇大作，有关于我的话，所以拿来给我瞧。拜读之余，觉得自己实在无聊，简直不是一个人，惶恐惶恐。

可惜我并不是个大学生（连中学生也不是）。但先生所听说的总有所本。我虽不是学生，但当先生说“听说是个学生”时，却很自慰。想我虽不曾踹过中学大门，分不清洋鬼子字母究竟是有几多（只敢说个大概多少），如今居然有人以为我是大学生！

写文章不是读书人专利，大概先生乐于首肯。或者是因文章中略有一点学生做文的气息，而先生就随手举出来，那也罢了——然我不曾读过书却是事实。

我是在军队中混大的（自然命好的人会以为奇怪）。十三岁到如今，八年多了。我做过许多年补充兵，做过短期正兵，做过几年司马，以至当流氓。人到军队中混大，究竟也有点厌烦了（但不是觉悟），才跑到这里，诚如先生所说，想扛张文凭转去改业。不过，我是没有什么后方接济，所以虽想扛文凭，也只想“一面做工一面不花钱来读点书”。到这一看，才晓得“此路不通”，觉得从前野心太大了。因为读书，不只是你心里想读就能读，还要个“命”，命不好的也不能妄想。转身打枪去吧。可惜这时要转也转不去。就到这里重理旧业吧。奉直战争虽死了许多弟兄们，有缺可补，可我又无保人，至于到图书馆去请求做一个听差而被拒绝，这还不算出奇，还有……不消说，流浪了！无聊与闲暇，才学到写文章。想从最低的行市（文章有市价，先生大概是知道的）换两顿饭吃。萎萎琐琐活下去再看。想做人，因自己懦弱，不能去抢夺，竟不能活下去。但自己又实在想生，才老老实实来写自传。写成的东西自己如何知道好丑？但我既然能写得出不成东西的东西，也可冒充一下什么文学家口吻，说一句自己忠实于艺术！先生说，“这一段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。”这话我不疑心先生说的是自谦与幽默：先生的“命”，怕实在比我好一点！若先生有命到过学堂，——还有别的命好有机会读书的人，当然要“立志做人”立志“做好学生”，*着什么“毕业成败关头”。我呢？堕落了！当真堕落了！然当真认到我的几个人，却不曾说过我“虚伪”。

“凄清，颓丧，无聊，失望，烦恼，”当然不是那些立志改良社会，有作有为，尊严伟大，最高学府未来学者的应有事情。人生的苦闷，究竟是应当与否？我想把这大问题提出请学者们去解释。至于我这种求生不得，在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呢？除了狂歌痛哭之余，做一点梦，说几句呓语来安置自己空虚渺茫的心外，实在也找不出人类夸大幸福美满的梦来了！无一样东西能让我浪费，自然只有浪费这生命。从浪费中找出一点较好的事业来干吧！可惜想找的又都悬着“此路不通”的牌子。能够随便混过日子，在我倒是一桩好事！

先生本来是对学生发言的，我本不值先生来同我扯谈。但不幸先生随手拈出的例子，竟独独拈到一个高小没有毕业的浪人作品。人家大学生有作有为时时在以改良社会为己任的多着呢。并且开会，谈政治，讨论妇女解放，谁个不认真努力？（就是有些同我所写的差不多，但身居最高学府，也是无伤大体，不值得先生那么大声疾呼！）我想请先生另举一个例，免得别人或法警之类又说我以浪人冒充大学生。

“……天才青年……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……实在能够感动人。”（这些使我苦笑话）当我低下头去写《遥夜》，思量换那天一顿午饭时，万没想到会引起先生注意，指出来作为一个学生代表作品的例子，且加上这些够使我自省伤心的话！“替社会成什么事业，”这些是有用人做的。我却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作

致唯刚先生1.txt384

[返回](#)